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国画卷

百年大我之情

| 刘 仑 小 传 |

LIU LUN XIAO ZHUAN

刘春 著

行出版社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国画卷

百年大我之情

| 刘仑小传 |

LIU LUN XIAO ZHUAN

刘春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大我之情: 刘仑小传 / 刘春著.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15.8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 国画卷)
ISBN 978-7-5362-5500-5

I. ①百… II. ①刘… III. ①刘仑(1913~2013)—
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2484号

责任编辑: 李颖 王效云 杨靖 周章胜
责任技编: 罗文轩 谢芸
装帧设计: 杨易欣

百年大我之情: 刘仑小传

BAI NIAN DA WO ZHI QING LIU LUN XIAOZHUAN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网址: www.lnysw.net)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 51004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7.75

ISBN 978-7-5362-5500-5

定 价: 35.00元

编委会

主 任	顾作义			
副主任	程 扬	吴伟鹏		
主 编	李劲堃			
副主编	许永波	李健军	熊育群	李清泉
编 委	刘金华	王 永	李若晴	陈 迹
	王 艾	戴 和	谢海宁	李 颖

序

回顾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史，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与“新国画”运动密不可分。发端于广东的岭南画派在这场“新国画”运动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以革命性、创新性的新思路，折衷中外、融汇古今，注重现实关怀、题材开拓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开启中国现代绘画的新风气，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

继“二高一陈”后，以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杨善深等为代表的艺术家，更是把岭南画派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卓有成效地拓展了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使岭南地区迅速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基地之一，培养了许多影响21世纪中国美术进程的画家。他们继承和延续岭南画派的艺术精神，践行着创新和发展的道路，使广东成为中国美术教育与创作的重镇。

在对中国美术发展史的研究中，岭南画派一直是被关注的，但系统完整的广东现当代画家传记著述却较少见到。梳理这些画家的人生经历，再现他们的探索过程，总结他们的创作思想，对于推动广东美术创新发展，增强广东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为此，我们编辑出版《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丛书。

丛书根据艺术成就及社会影响力甄选了20多位现当代画家作为传主，以文学性的叙事方式讲述艺术家活动及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使读者重回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岁月。丛书遵循从史到论，论从史出，通过文学家的艺术剪裁，注重围绕史料开展研究，力求科学严谨地再现各位传主的生平经历、创作历程、学术贡献和历史影响。丛书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大量由家属提供和从档案中查阅到的第一手资料更为珍贵。

对岭南近现代画家的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是广东地域美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丛书的出版将极大地丰富画家档案及文献资料，为广东画家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更好地促进广东美术繁荣发展。

目录

001	一 / “昌明烂仔”
009	二 / 寻访李桦
015	三 / “艺协”战士
027	四 / 台湾写生
033	五 / 血火洗礼
039	六 / 四度长征
054	七 / 拓荒老牛
060	八 / 情系桑梓
069	九 / 宝剑情歌
078	十 / 相携相守
093	后记 / 初次采访竟是最后的诀别
097	附 / 艺术年表

一/“昌明烂仔”

我觉得：回忆，苦也是甜的，小也是大的，远也是近的，虚也是实的，真是历历可数，如在眼前。几十年前的往事……

哪怕是一点儿好，也别忘记启蒙老师的恩情。

昨日离开“象牙之塔”，跑到“十字街头”，而今回来进不了“艺术之宫”，有的画家为此感叹。“艺术之宫”究竟在什么地方？是有空调、瓷砖的华殿么？其实，艺术家走向街头，回到原野，登上高峰，那里才是真正的最大的“艺术之宫”。

——刘仑《画语丝丝》

1913年1月22日，广东原惠阳县府城南门姚屋巷巷口的一个清贫的刘姓大家族里，欢天喜地地迎来了他们家里的第十个孩子——刘佩伦（刘仑原名）。这个排行最末的男孩，生性顽劣好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搞恶作剧，喜欢跑到野外和西湖边疯玩，还时常因为贪玩忘记回家。也许因为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而且其母是续弦，只有他一个孩子，刘家的大人就对他格外疼爱、迁就。

但渐渐地，大家发现这个爱玩爱疯的野孩子，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他似乎天生就是画画的，从小就喜欢涂涂画画，木炭、瓦片、树枝……都能成为他在地、墙上作画的工具。刘家世代并无绘画的特长与传统，但小佩伦随手就可以在家的边边角角、墙壁上画一些自己心里模糊成形的“作品”。

巧的是佩伦有一堂姐夫陈凤俦，是搞美术的，偶然看见小佩伦很喜欢绘画，就拿出一套《芥子园画谱》给他临摹，并教授一些基本的技巧。刘家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位启蒙老师的细心点拨下，“野孩子”佩伦对绘画的热爱便一发不可收。他一改往日的顽劣心性，用心学习《芥子园画谱》和《画学心印》，还时常临摹唐寅、黄蒙、黄慎、“四王”、恽南田的画。

佩伦母亲不识字，没文化，但她像大多数中国传统妇女一样，温婉贤淑，懂



刘仑亲绘的母亲画像

得世间的人理伦常。尽管眼见自己的这个独生子顽劣不羁，不愿意读书，只喜欢画画，母亲还是把他捧在手心里疼。小佩伦喜欢在夜晚点着油灯，在厅堂八仙桌上画画，母亲总是默默地陪坐一旁，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看儿子画画。时常夜深，小佩伦画累了，一抬头就会看见母亲陪坐着打瞌睡的样子。

七八岁时，小佩伦直接考入由惠州邑人冯重熙与廖雨生创办的“昌明小学”（今惠州市第十一小学）上二年级，美术成绩优异，画作常被老师拿来贴堂作为榜样。但由于家贫无人辅导、管教，自己又好玩，不久就荒废学业成为“昌明烂仔”。

小佩伦好打架、打群架，曾勇猛地带领群童从南门城打到四牌楼（今惠州中山北路）。当时杨芽塘陈屋园靠南门城，很荒凉，他常在那里捉蟋蟀、钓蛤、打水漂。在同龄小朋友的眼里，他可是一个投掷石头打水漂的高手，可以把瓦片从这边塘水面飞出，拖着“老鼠尾”飞过对面塘边。

因此，在南门城一带，刘佩伦打架最勇猛，是出了名的。人们总是记得他跳上城垛，指挥冲锋、呐喊的模样。当时，正值东征军攻打守城军阀杨坤如，胆大不怕死的小佩伦竟敢独个走到城墙捡子弹头，甚至把穿进城墙砖的弹头拔出。有一次，弹头突然爆炸，惊得他魂飞魄散，幸好没伤及身体。他最热衷的是把弹头集中熔化成铅块，再拿去换甜甜的麦芽糖，那在当时可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美食。

其实，胆大出名的佩伦却保守着一个小秘密：他也有胆小害怕的时候。每到晚上，看到塘边那黑压压的十多米高的竹丛在寒风中摇动，他总会怕起“鬼”来。有时，为了壮胆，他就下意识地捡起身边的小石头，奋力扔向竹丛。这时，那些石头打击竹叶的啪啪声、撞击小枝的嗒嗒声、敲打竹竿的嘚嘚声和碰撞竹头的咯咯声，各种声响随石头落在不同密度的竹竿中而产生不同的节奏，都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海里。

春天木棉花开的时候，小佩伦爱捡木棉花玩。一天，在木棉树下玩耍的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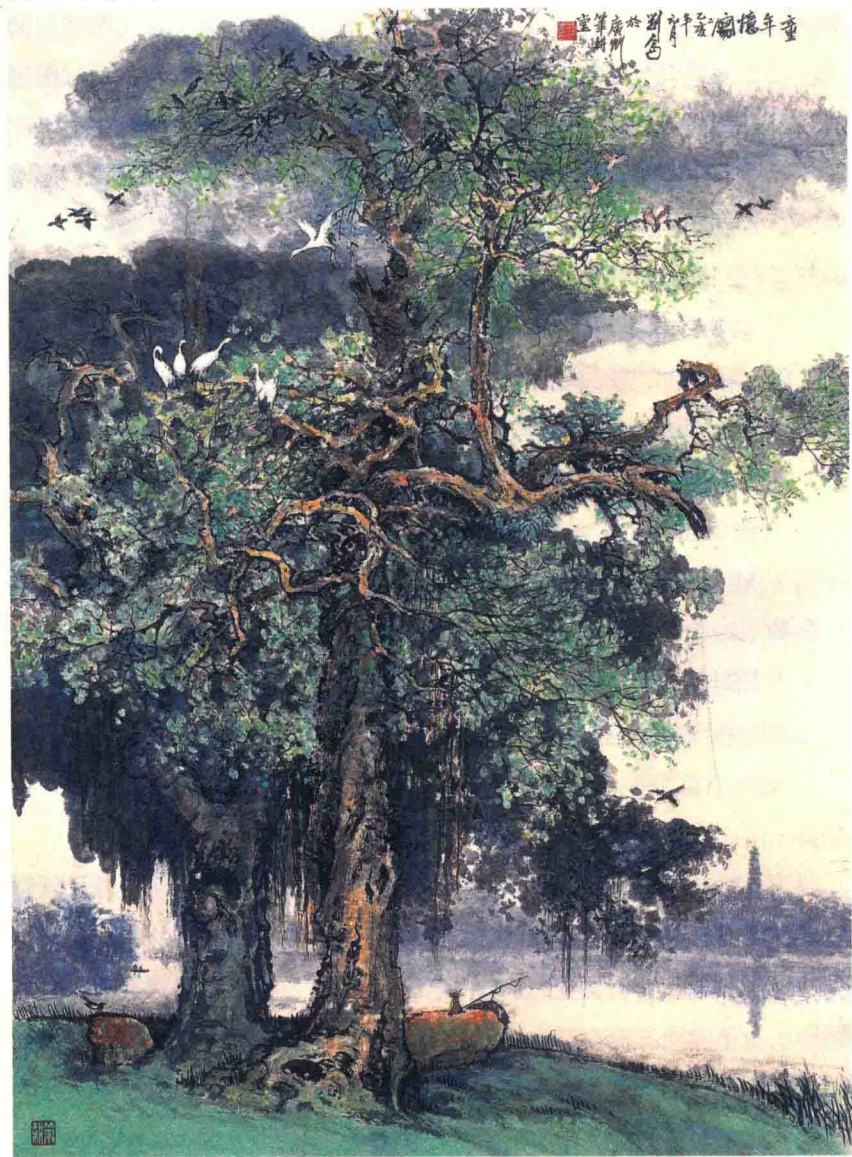
竟然被一块热烫的雀屎砸在了头上，气急败坏的他抬头见一鸟巢，便“噌噌”两下爬上树去，准备捣毁这只恶鸟的巢。可当他看见巢里仅有一个鸟蛋，一只刚出壳的小鹌哥在旁边回旋着凄厉惨叫时，恻隐之心却让他不忍毁掉这个小生命。此后，他天天在树下暗中守护，防止别的孩子上树捣乱，不时还爬上去看看。等小鹌哥长起羽毛，他便小心揣回家，细心饲养，看着它拍打着翅膀张开嘴吃食，细心观察它怎样长起羽毛，怎样学爬行、走路、飞翔……

那时正值军阀杨坤如抵御东征军攻打惠州，死守城池数月，老百姓们都躲在家中不敢出门。成天野在外面的小佩伦不得不困在家里，所幸有这只鹌哥，不离左右地成天跟着他。实在无聊时，就用鹌哥作模特，天天画它、写它。不幸的是，东征军破城之后，大兵进驻民房，混乱中小鹌哥不见了，小佩伦伤心得几天吃不下饭。

但最让家人恼火的是，小佩伦还时常胆大包天，悄悄地爬上母亲的高柜，将小手伸进柜门缝，偷取铜钱去买“老刀牌”香烟学抽烟，还自称是喜欢收集香烟盒里的画片……更让母亲伤心的是，小佩伦贪玩打架，竟把学业也荒废了，语文、算术、英语均得过零分。尽管如此，小佩伦还自称能保持四个第一：体育第一，是昌明小学排球队主力，曾代表校队参加县、省比赛；画画第一，他的美术作业经常被贴出来展览，也曾拿过全县的绘画比赛一等奖；手工第一；与同学打架第一。

所幸，昌明小学的老师没有歧视这个野孩子，反而非常关爱他。最让刘佩伦记忆深刻的是尹克任老师，他对字画鉴赏很有研究，曾把小佩伦的作品《竹林七贤图》摆放在学校陈列室。这里是一个专门展现学生聪明才智的“平台”，眼见自己的画作能登上这个“高台”，小佩伦甭提有多自豪了。该画是佩伦临摹当时美国卖“火水”（汽油）商人送的唐伯虎《竹林七贤图》广告画片而作，尹老师在画上赞题：“刘佩伦能画此作不可多得乃神童也！”

童年忆写（国画） 1995年 96cm×69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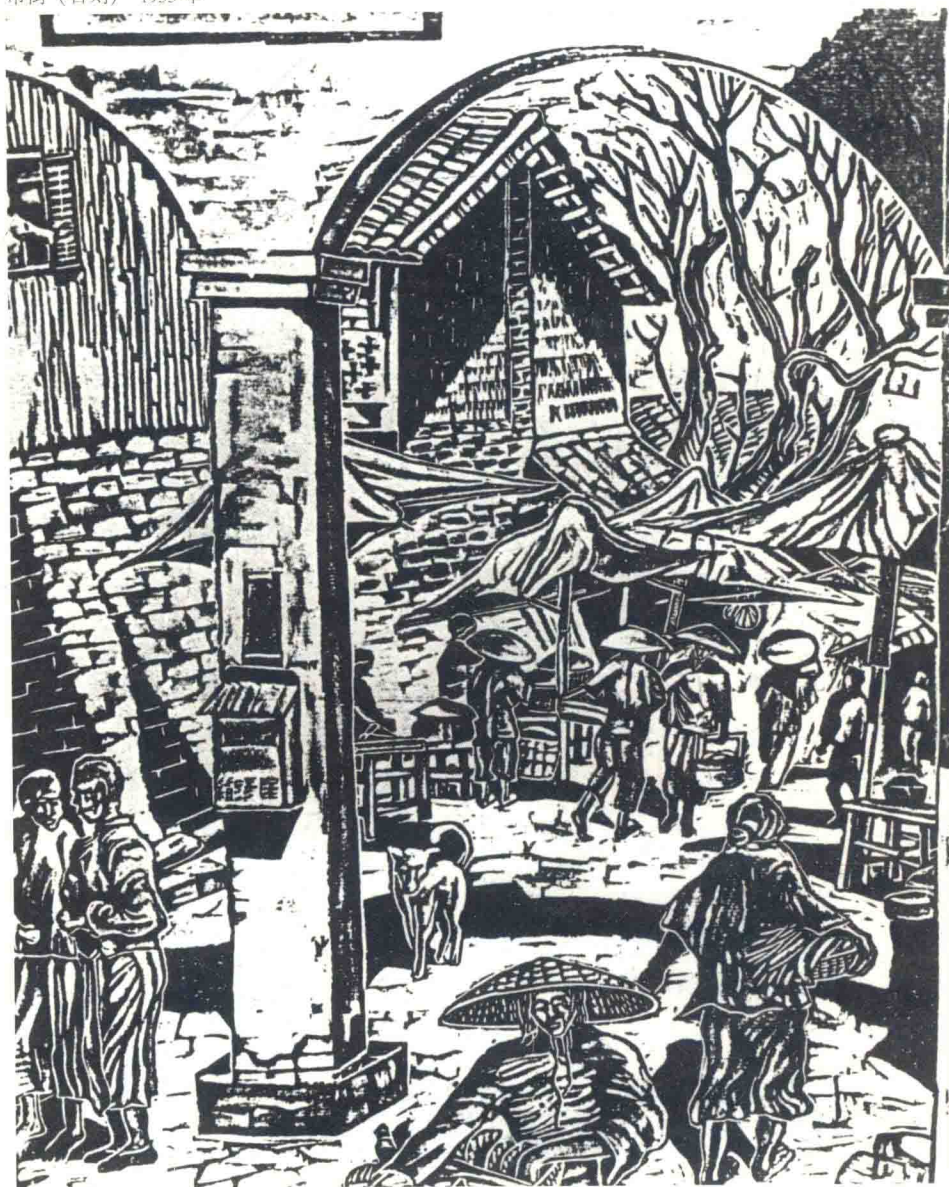
秦寿宁老师是一位很有学养的篆刻、书法、金石学专家，对佩伦特别爱护，关心他的生活和学习，为了纠正他贪玩的习性，甚至让他在自己家里和孩子们一起学习。李覃亮老师是佩伦的班主任，文学修养很深，又是画家，对水墨山水画颇有造诣。李老师家环境很好，门外有两棵高高大大的梧桐树。小佩伦知道用梧桐树做古琴音色是最好的，于是，他只要一到李老师家，就想象着梧桐古琴悠扬的声音，伴着习习的凉风和李老师的水墨画，那种感觉啊，美得很，这对他以后一生寻找美、感悟美影响很大。

佩伦认真习画后，野性渐渐收敛，也开始懂得追求上进。东征军北伐年代，因在学校表现积极，他被选为学生联合会成员。受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潮的影响，刘佩伦利用自己的绘画特长，配合“五一”“沙基惨案”等节日或纪念活动，画了许多革命宣传画，后来，全城都张贴有他的画作。这无疑也是他少年时代的一大“威水史”。

从小，佩伦就知道他有一个年龄相仿的表妹，名叫李瑞意。但他不知道在她们都还没出生的时候，双方的母亲就已为他们指腹为婚，许诺如果生下的是一对儿女，即结为夫妻。表妹8岁时，父母不幸双亡，无人抚养，就在亲戚们的安排下，住到刘家来，做童养媳。时仅9岁的佩伦听说要结婚，十分不情愿，但也只得听从大人摆布，一大早起来洗澡换衫，穿着马褂戴着礼帽，面无表情地站在家门口，接待一拨一拨的贺喜客人……

刘佩伦的家人多无文化，只有一个四嫂，能识些字。原本她跟随做粤剧戏服的丈夫在广州生活，后来四哥死了，四嫂便带着女儿回惠州老家居住。四嫂最喜欢看《西游记》，闲暇时常捧着书看，小佩伦就常常搬个小凳子，坐在旁边听她讲《西游记》里的一个个精彩故事。四嫂口中的孙悟空变化多端，机智灵活，战胜各种妖魔鬼怪，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这个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让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无形中也促成他养成不怕困难的坚毅品格。

市街（石刻） 1935年





河傍（石刻） 1935 年

16 岁的时候，刘佩伦考上了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其实，这回考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在昌明小学读书时，因为贪玩，佩伦除了画画外，其他功课成绩都不算好。但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考试不仅考美术，语文、数学等主科也是要考的，他自知很难考上，但还是鼓起勇气，参加了考试，而且还凭“小聪明”，弄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老师评卷时，发现一张卷子的背面，有一封写给校长的信，大意是：“考主科我大概是不行的，但是假如愿意，可以多考考我的画。”评卷老师把卷子拿给校长看，碰巧时任校长的司徒槐是个爱才之人，说那好啊，他这么自信，就考一考吧。后来学校专门为刘佩伦安排了一场美术考试，结果他的画征服了司徒校长及所有的评卷老师，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从此踏上专业的美术道路。

考虑到家境贫寒，为了省钱，刘佩伦选择了读师范系，因为读师范学费最少。他读美术学校时的生活费是靠“做会”（旧时民间自发的一种互助小额贷款）解决的。也许是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加上对绘画的天生痴迷，他学习非常自觉，不但师范系要求掌握的素描速写成绩极好，其他系的油画、国画、水彩画、水粉画他都想方设法去“偷师”。当时，与佩伦同住一个宿舍的同学是西洋画系的，他就常趴在西洋画系的教室外，偷偷看他们画油画和素描，有时还能看到模特。虽然，很羡慕教室里的同学，但他知道自己没有钱，是上不了西洋画系的，只能自己努力研习。毕业展览时，他的水彩画被评为第一，得到教务主任黄君璧老师的特别表扬。

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刘佩伦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曾得到陈之佛、倪貽德、谭华牧等老师的教诲，无论素描，还是水彩画，都勤奋苦练。时任教务主任的黄君璧老师很欣赏他，也常鼓励他，夸他的水彩画好。其实，佩伦学水彩画也是跟同住的同学学的。他非常喜欢水彩画，但没条件学，就只得拜同住的同学为师。



路边小贩（石刻） 1934 年



劳累（石刻） 1935 年

后来，刘佩伦的西洋画、中国画成绩均名列前茅。他还酷爱音乐和诗歌，频频有水彩画、诗和论文作品发表于校刊上，并开始接受前苏联文艺理论和“五四运动”文艺思潮的影响。其时，刘佩伦自己将名字中的“佩”字去掉，“伦”字改为崙，叫刘崙。

市美毕业之后，刘崙便开始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先后在广东省郁南、四会县立中学，广州济时中学，四会外海小学任专科教员。常作水彩画写生，喜读中国新文学书刊，文艺复兴时代史论和画家传记以及印象派画家的书和中国古诗，尤爱研读新诗。

任防城县立中学专科教员时，刘崙耳闻目睹了法属广州湾、安南芒街、钦州冯子才家和黑旗军的故事后，激愤地写了《黑牙人的国界》一诗发表于《防城日报》。

1934 年，刘崙在防城中学任教时，看到鲁迅介绍的德国女版画家柯勒惠支的作品和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后，深受鼓舞。他亲自上山采石自磨自刻，并创作石刻 24 块，其中《市街》《河傍》《小码头》等五幅石刻作品寄给鲁迅先生，现在《鲁迅书简》中还有记载。但是这批倾注了刘崙心血的石刻作品，在日本侵略军烧杀抢夺中破坏得荡然无存，其中仅有 5 幅拓片被鲁迅收藏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后，《路边小贩》《劳累》由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市街》《河傍》由中国美术馆收藏。

刘崙的石刻作品构图丰富，层次分明，气氛热烈，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受到广泛好评，为中国新兴版画探索民族化和多样性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被誉为中国现代石刻版画第一人。

二 / 寻访李桦

画家的任务，应在时代中以艺术来表达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如果画坛出现懒汉、二流子、小偷之流，还化做杂技明星，走江湖，吃遍天下。说真的，这一门有人翻筋斗翻得好，有人翻断了腰。看来，还是记取鲁迅先生给海婴遗嘱的一条：“不要当空头美术家”为佳。

把艺术脱离现实，脱离社会，把它玄虚到比神仙还玄虚，这种艺术对我们有什么相关？它的美在哪里？意义在何方？

被誉为或自封为革命艺术家者，理应有其革命之作为佐证，才会得到人们承认与赞美。不然，只能称之为革命家或艺术家，而非革命艺术家。不管什么家，单靠“包装”和“吹捧”来树立，涂脂抹粉来诱人，势必搞乱艺坛，当属“打假”之列。

——刘仑《画语丝丝》

1934年6月19日，现代版画研究会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内正式成立，由该校教师李桦发起主持，会员有：赖少其、唐英伟、刘兴宪、胡其藻、陈仲纲、潘业、林擒、张影、张在民、吕蒙等27人。唐英伟是市美中国画系的，其他均是西洋画系李桦的学生。会址设在广州市连新路莲花井“松庐”李桦家中。该会每周六把会员木刻作品集中起来开周展，每四个星期开月展。

现代版画研究会的发起人李桦，跟刘崙是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前后届的同学，却从未谋面。刘崙知道他早年曾留学日本，于1934年起从事新兴木刻运动，并得到鲁迅的指导，刘崙对他一直十分仰慕。

1935年初秋的一个清早，刘崙打算亲自去拜访李桦。临行前，一个叫林绍仑的同学告诉他：“到了中央公园，沿石墙边过小马路转进去就是莲花井后巷，李

桦家就住在莲花井‘松庐’。”刘崙记得自己以前偶尔经过莲花井，但对那一带还是相当陌生的。

走进莲花井，刘崙发现原来这里是一条弯曲而细长的巷子。巷子两边是大小不等的百姓平房，多是青砖瓦屋木门构成，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人家的门口都装上三道木门：第一道是比人高一点的像接连屏风的矮角门，门楣上边雕了通花，以便主人窥看外面；第二道是圆木栅栏；然后第三道才是厚木的大门，可谓机关重重，绝对安全也。有的人家的房屋，在二楼一侧筑有凉台，台边一排疏栏是用讲究的石湾色瓷筑建的，阳台上种着花花草草，上面晾晒衣服，有时也会传来几声鸟鸣。巷中老人们，悠闲地坐在门口竹椅上，喝茶吸烟，孩童们三两结伴，追逐玩耍……

走在蜿蜒曲折的青麻石路上，刘崙听到自己轻快的脚步声，觉得莲花井比他的老家姚屋巷还美，古朴而闲适的老广州风情，让人感到安详又温暖。寻到李桦家门口，却看不见“现代版画研究会”的牌子。刘崙怕走错了门，再仔细辨认，感觉应该没错。原来李桦的家就是版画会所在地，版画会会址就在李桦的家。真是无形即有形，有家即有会了。

刘崙踌躇着，拍了几下门。开门的女人问明来意，却说：“李桦不在家。”刘崙有点失望，便说：“我明早再来，请李先生等等我吧！”

次日清晨，刘崙再次前往莲花井，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桦。李桦很是热情，握手时，刘崙觉得他的手粗壮而有力。李桦个子不高，脸色赤实，典型的广东人的形象。他的举止动态看起来虽不那么潇洒，但他的面容和话语，总给人朴实无华、不邪不假的感觉（后来，刘崙曾听郁风笑言李桦真像一块木刻板）。刘崙一下子认定，眼前的这位广州市美老大哥可做他的良师益友。

刘崙受邀坐到李桦的画桌旁，一边喝茶，一边慢慢道明自己的来意：“我叫

刘崙，很想搞木刻，可是不懂，特来拜教！我还想参加版画会，不知够不够条件？”谈话间，刘崙还打开随身带来的几张石刻画，向李桦请教。

李桦一幅幅看得很是认真，不时露出欣喜的神色，禁不住问：“你怎样想起刻石刻的？”刘崙说：“1934年到1935年间，我在防城中学任教时，看了鲁迅先生对在《文学》《译文》上刊登的新兴版画作品的介绍，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这些版画画面对比强烈、构图新颖，内容富于现实感和进步性，大大地打开了我的艺术思路。比常见的描写闲情逸致、伤感颓废的绘画，给人的教益好得多。过去我喜爱水彩画写生，少年时爱画国画，现在很想搞版画了。”

李桦忙问：“你的石刻画是怎样刻的？”刘崙笑笑说：“开始我不懂怎样刻画，很纳闷！后来有位学生交了一块石刻浮雕手工作业，看来近似我在市美毕业展那块着色木雕。再看石质细软，呈深青灰色（即磨刀石），我想，把它打平来刻画不就是石刻画吗？后来得知凤凰山下有此石，我便不时去扛几块回来，先粗打平石块，再以细沙调水磨平，复用细砂纸或木贼草打光石面，便可刻画了。一年多来，我一共刻了24块石刻画带回家！”

万分可惜的是，1938年，惠州沦陷，刘崙留在老家的所有石刻原版和艺术藏物全被侵华日军烧毁了。1961年，刘崙曾从北京专程回惠州老家，但连半块石刻原版都找不到。他站在故园的瓦砾上，泪流不止！幸亏他1935年曾寄过五幅石刻画去请鲁迅先生指教，因鲁迅先生妥善保管而得以保存下来，总算留得几幅石刻画在人间。

刘崙见李桦静心听得认真，又如数家珍地接着介绍：“我时常挖石、扛石、磨石、刻石、印石，满头大汗，有点像小搬运工、打石工，还兼印刷工和画师的样子。有的老师不清楚我在干什么，背地里暗自取笑……”李桦微笑了一下说：“不要紧，接着说……”